

晚清宮廷生活見聞

文史資料出版社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2606/23

责任编辑 张文惠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9月第1版·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250×1168¹/₃₂ 印张：11¹/₂ 字数：253,000

印数：162,700册 定价：1.30元

统一书号：11224·99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由本会征集的有关清末宫廷生活的资料选编而成的。内容主要是反映这一时期清宫帝后及王公贵族的生活和彼此矛盾斗争的情况。

本会征集这项资料，开始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共收到来稿六十四篇，约四十五万字。现在本书从中选了二十七篇，计二十五万字。

本书所选的二十七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清室或接近清室的人士亲自撰写的，而且多系亲身见闻的第一手资料。内容翔实具体，叙事生动活泼，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根据这些文章的不同内容，本书分为宫廷、内部矛盾、帝后、礼仪、太监、王府六部分，并一篇附录。现在出版本书，主要是供广大读者了解那时清宫贵族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时也为国内外史学部门和个人，提供研究资料。

在编选本书时，编者力求忠实于原文，并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除因重复而作了某些删节外，大多只作了文字上的加工。凡属见闻性的资料，都尽量予以保留。惟因编者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恳请作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同志很大帮助，新华通讯社申万起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在此致谢。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 清宫回忆**……………溥佳 (1)
- 一、毓庆宫伴读英文…………… (1)
- 二、我所见到的宫廷生活…………… (9)
- 三、建福宫大火…………… (17)
- 四、裁撤宫内太监…………… (22)
- 五、清宫的最后一年…………… (28)
- 清宫会亲见闻**……………溥杰 (36)
- 晚清见闻琐记**……………溥雪斋述 溥杰记 (48)
- 我当溥仪的御前外随侍时的回忆**……………周金奎 (55)
- 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恽宝惠 (60)
- 慈禧第一次垂帘时的一些内幕**
……………溥雪斋述 溥杰记 (68)
- 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恽宝惠 (71)
- 隆裕与载沣之矛盾**……………载润 (76)
-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涛 (79)
- 独树一帜的善耆**……………李泰棻 (84)
- 庚子—辛丑随銮纪实**……………岳超 (90)

“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

-毓 运述 罗恒年记 (107)
- 记溥仪出宫.....吴锡祺 (114)
- 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溥 佳 (118)
- 溥仪大婚纪实.....溥 佳 (124)
- 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实况.....杜如松 (137)
- 皇佬佬的丧礼殡仪回忆.....岳 超 (149)
- 清季的太监.....李 光 (157)
- 清宫太监回忆录.....马德清等述 周春晖记 (173)
- 我所知道的太监小德张在天津的点滴.....夏琴西 (198)
- 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溥 杰 (206)
- 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溥 铨 (273)
- 记庆亲王载振在天津的生活.....汪荣堃 (286)
- 记肃亲王善耆.....杜如松 (301)
- 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宪 均 (308)
- 那王府四十年的沧桑回忆
-曹 宽述 张炳如记 (316)

附录

- 清末贵族之生活.....载 涛 恽宝惠 (330)

清 宫 回 忆

溥 佳

我写的这篇回忆录，是从一九一九年我到宫中伴读时起，到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时为止。在这五年中，我的任务虽说仅是陪伴溥仪读书，却也目睹了宫中的不少事件；现在把它写出来，目的是给愿意了解那时宫廷情况的人们，提供一些感性知识。只因事隔多年，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纠正。

一、毓庆宫伴读英文

一九一九年，我到毓庆宫伴读的时候，清廷虽然早被推翻，民国成立已有八年之久了，但按着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所谓“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在宫内仍然保持着他的“皇帝尊号”。因此，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了，可是在紫禁城内，清王朝时代的一切旧制陈规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丝毫改动。紫禁城内外，照旧驻有大批护军和军队，森严气氛一如往昔。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以及活佛们，依旧进进出出，向高踞宫中的溥仪叩头礼拜，把他拱若神明。即使是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也总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

给一块，才觉得体面。当时，有位翰林把李白咏《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的两句改为：“少帝清宫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却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怪现状^①。

我在毓庆宫是伴溥仪读英文的。溥仪要学英文，首先是由李鸿章的第四子李经迈向我父亲载涛建议的。他认为，自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形势对于清室日益不利，恐溥仪不能久居宫中。应当趁此苟安时机，让溥仪学习英文和一些新的知识，日后一旦有变，或出国留学，或到海外作寓公，都是极为有益的。我父亲对李经迈的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因为他们早就有往来，我父亲到欧洲考察陆军时，李曾作过他的首席随员。辛亥革命后，李匿居上海租界内，每年还总要到北京来一次，一来就到我父亲处盘桓数日。因此，我父亲就把李的这个建议向我五伯载沅（溥仪之父）以及陈宝琛、朱益藩（溥仪的两位汉文师傅）提出；其间自然免不了遇到一些曲曲折折，但最后总算都同意了。太妃方面，也费了许多唇舌，后来虽未表示赞成，但也没加反对。于是，就把聘请英文师傅这件事交给我父亲来办理。

自辛亥革命以后，我父亲为避免北洋政府的注意，很少和外国人来往，就请李经迈代为介绍。李由于他父亲李鸿章的关系，自清末以来就和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上层分子的关系极为密切；又因他精通英语，清廷每次向英国借款，都由他从中磋商。据说，每次借外债他所得的回扣，都在百万两以上，因此家资豪富。他家不但备有汽车数辆，还备有专用的轮船、汽艇。李经迈受我父亲之托，果然很快就请到了庄士敦作溥仪的英文师

^① 这两句诗原文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

傅。

庄士敦是英国苏格兰人。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先被派到香港任英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后又派到山东任威海卫殖民地行政长官。最初他只能讲广东话，到威海卫后北京的官话也说得流利了。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在青年时期就研究过中国的古典文学，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作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后来也把他们的来往信札辑录成书。他为了研究佛家释典，曾到过我国不少名山古刹，向那些法师高僧探讨释典的妙谛。在政治方面，他还写了一本《威海卫》，我现在还存有一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和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不过这与本文无关，不再多叙。

庄士敦于一九一八年夏天来到北京，首先拜访了我父亲。当时，我们家里很少有外国人来访，我和弟、妹都偷偷地跑到客厅外边来看。恰巧，我父亲正同庄士敦从客厅出来，庄士敦把我叫到跟前，问了我几句话，就对我父亲说：“我每天下午到宫里教英文，上午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事，就叫他上午到我家学英文吧。”临走，还一再叮嘱我一定天天去，大概这也是向我父亲表示酬谢的意思吧。从此我每天上午就到安定门外张旺胡同庄士敦的家里去学英文了。

和庄士敦接触多了，我便逐渐感到他是一个性情非常孤僻的人。他住着一所有三十多个房间的大宅院，但除了一个管事的和看门的，就再也没有别人了。他曾对我说：“我是一个独身主义

者。按照我们欧洲人的习惯，结婚以后，就得殷勤地伺候妻子，一切行动都要受她的约束，实在麻烦。我现在有了这些书籍，它们就是我的妻子，能和我作无声地谈话，我也不必伺候它。”他所收藏的古今中外的书籍号称万卷。在他住的那五间大厅里，摆的全是由地板到顶棚的大书架。我看没有万卷，也有五、六千卷。无论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总是看见他坐在那张特制的书桌旁读书。

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对我们管教很严，凡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从不教我们做；他不愿意见的人，也不叫我们去见。我记得一九二九年二月，庄士敦和我父子二人到上海看李经迈时，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请我们吃饭。庄士敦对犹太人本来就有些轻视，及看到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广东人）那种傲慢的态度，以及管事人满手的钻石戒指，便说成是有意识地向他夸富，于是就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来笑骂他们；哈同的妻子也反唇相讥，庄士敦就一怒而去。从此也不许我同他们往来了。我父亲常说，庄士敦是一个外国“书呆子”。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宫内传出消息，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选一个伴读英文的。所谓“近支”子弟，就是皇帝的直系子孙。因同治、光绪两个皇帝都没有儿子，我和溥杰就是与溥仪最近的王公子弟了^①，因此成了“竞选”的主要对象。按照亲疏和

^① 溥仪、溥杰为兄弟，溥佳与溥仪为堂兄弟。

年龄而论，当然溥杰更为适当，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后，庄士敦却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当基础，而溥杰必须从头学起，他感到太麻烦。为此，我五伯对我父亲还产生了误会，以为是我们托了庄士敦的人情了。这样僵持了多日，最后还是尊重了这位外国“帝师”的意见，我被“荣选”为溥仪的英文伴读。但为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又挑选溥杰作了汉文伴读。

溥仪为酬谢庄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谕”，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即二人抬的一种小亮轿）”，月俸是银元一千元。我被挑选为伴读后，溥仪也下了一道“上谕”，派在“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另外，每月还赏月例八十两（一百余银元）。我父亲接到这道“上谕”，立刻教给我朝见皇上的礼节，次日便带着我进宫去“谢恩”。一路上，我看见那些护军们一个个那样威严可怖，以及太监们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心里跳得发慌。父亲领我先到尚书房，又到奏事处，不知经过了多少道手续，才到了养心殿朝见溥仪。我们侧身进入殿内，先向他请了一个跪安，接着又跪下，我父亲便说：“奴才带领溥佳叩谢皇上天恩！”然后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头。溥仪那天穿的是袍褂，端坐在东暖阁的宝座上。我在恍惚之间，似乎听溥仪说了声“伊力”（满语，起来的意思），我们才带好官帽，侧身退出来。之后，父亲又带着我分别到四位太妃那里去谢恩。待到这场“谢恩”戏表演结束时，我已汗流浹背了。

自我被“荣选”为伴读后，祖母等都说我有“造化”，亲友们纷纷前来道喜。其实，我看了宫里那些繁琐的礼节，森严的气氛以后，总觉得那样念书，确实和受罪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君父

之命”，是不可违抗的，过了几天，我就“走马上任”了。

溥仪读书的地方是在毓庆宫的西间，里边没有什么珍贵的陈设，摆的尽是书籍，靠北墙有一个大钟表，高度几乎与那墙相等。宫内有专门伺候溥仪读书的太监，还有伺候师傅的坦达（满语）、太监和匠役四、五人。他们除伺候师傅们的茶饭等杂役外，几名匠役还得管理溥仪和师傅们的书写事务。这些匠役不光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擅长书法，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一般是师傅先把拟好的词句写在纸上，再由匠役们按笔划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有时他认为是不甚重事的人物，就干脆全叫匠役们代笔。反正印上他那颗“宣统御笔之宝”的“玺”，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溥仪每天下午到达毓庆宫的时间都很准确。头一、二年，他从养心殿到毓庆宫都是坐轿子；轿的围垫都用明黄缎子制成。明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连后、妃也只能用杏黄色。在溥仪轿前大约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太监一路走，一路用嘴发出“哧、哧”的声音，叫做“打吃”。那时，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凡在屋里的人都要停止说笑，在外边的人都要急忙躲藏起来；实在躲藏不及的，就得面向墙壁而立，以免“惊驾”。轿子前后，还有不少太监，有的负责护卫，有的挑着圆笼，内置茶水、点心等东西。

我每天进宫，都必须穿长袍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间系上一根黄带子。那时在宫内当差的都留着长辫子，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留过辫子，我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条假辫子，挂在官帽上，害得我老是担心它掉下来。

我第一次进宫伴读那天，是和庄士敦一起去的。御前太监把我们引到毓庆宫，只见溥仪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站在八仙桌前，等庄士敦向他行过鞠躬礼后，他才坐下。据说，这就是皇帝的尊师之礼了。可我每天见他，总得给他请跪安，然后才坐在八仙桌旁开始读书。我与溥仪相对而坐，庄士敦坐在中间。我偷偷一抬眼，就看见溥仪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我坐在那里就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几乎连ABC都忘记了。心里只是盼着赶快下学，好容易盼到下学的时间，我就象野鸟出笼一样奔回家去了。

这种枯索无味的读书方式，持续了将近一年之久，连庄士敦也感到很不好受了。为了使气氛轻松一些，他几次让我跟溥仪说些笑话；可我惶恐犹不暇，哪里还敢同他说笑话呢！庄士敦无法，只好自己讲一些外国故事和笑话，这样我俩才慢慢厮熟起来，我也敢和他说笑了。有一次，溥仪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地用铅笔给我画了一张速写相，把我的脸画得圆形的，递给我看；我也把他画成一个上宽下窄的长脸，偷空送给他。溥仪的速写确实不错，我还曾收集过一百多张。还有一次，我俩用脚在桌子下面打起来，开始庄士敦还不理会；渐渐打得激烈了，他不好对溥仪怎么样，就向我怒目而视，我们这才暂告“停战”。

庄士敦认为光教我们英文单字和会话，过于浅显，因而在我们读完《英文法程》初集后，就开始教我们读《伊索寓言》、《金河王》、《阿丽斯漫游奇遇记》，以及许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等。后来，又开始要我们用英文翻译《官话汇编》，没翻译一半，又改为翻译四书。庄士敦教我们读其他的书，往往没读完就又换新的书了；惟有对四书，他最喜欢，读的时间也最长。可是

对于我来说，读这种书简直和受罪一样。

我们每隔两天就翻译一回四书，每次都是溥仪先译前一段，我再译下一段。溥仪古文基础较好，还能勉强译出来；轮到我译时，除了把“子曰”译成“Confucius said”之外，其他的就谁也看不懂了。因为我在家里虽也读过四书，而且能够学唱歌儿一样地背出来，但对其中的意思却总是茫然。记得我每次把译文送给师傅时，庄士敦气得总是红着脸，怒冲冲地给我修改。本来，这已使我够窘的了，可溥仪的脸上却还流露出得意和讪笑的神气，简直急得我要哭出来。庄士敦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就给我想了个办法，就是请王府的老师把古文译成白话，然后再交给我译成英文。溥仪的笔译虽比我强，可是在英语会话方面，他就不如我了。因为我除了在宫中学习外，庄士敦还叫到我家里去学，并且不准用汉语同他讲话；他还经常带着我到外国使馆和他的朋友家里，参加宴会、茶话会等。这样，我说英语的机会比溥仪多，所以在会话方面就比他略胜一筹了。

按照宫内向来的规矩，每月逢二放假休息，春节放假十天。节后开学，溥仪照例赏给师傅、伴读每人一套殿版书、一匣极为精致的古墨。端午、中秋两节，由懋勤殿出名，请我们吃一顿丰盛的酒席。夏天由初伏到末伏放假一个月，照例赏给每人祛暑药两匣、乾隆贡扇一把。冬至节前，每人赏一幅《九九消寒图》、一块宫内自制的硃砂墨。这幅消寒图有由九字组成的题词：“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据说是乾隆之作。每个字都用红笔双钩下来，装在木柜里，裱工极为精细。因每个字都是九划，从一九开始每日描写一笔，到九九八十一天正好描完。有的人还在每个字的笔划中，用朱笔勾出晴、阴、雪等日的天气。从一九二〇年起，庄

士敦每年夏季都要去京西樱桃沟避暑。这块地方是内务府的官产，只是拨给他使用。庄士敦除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山沟盖了一所住宅外，还修了一座小庙，取名为“五柳先生祠”。里边供着数十个牌位，其中除了五柳先生陶潜外；还有李白、杜甫、苏轼等我国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以及外国的荷马、莎士比亚等。庄士敦说，这些都是他所钦慕的中、外名人，每天烧香供茶。那时，因我在那里住了十几天，故略知其详。

一九二二年溥仪大婚之后，每天下午，在神武门内又增加了两乘二人肩舆。一乘是教溥仪之妻学英文的师盈女士（美国人，美以美会一个牧师的女儿）所坐，一个是教溥仪之妾的英文女教师（美国人，名字已忘）所坐。表面看来，他们学英文的兴趣颇浓，实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玩乐上了。

我在宫中伴读了五年，直到一九二四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准备考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除了英文以外，其他课程都必须从头学起。在这五年中，我受到了只有亲、郡王或一品大员才能得到的种种“殊遇”，但是对于我的学业来说，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

二、我所见到的宫廷生活

清代宫中的祖宗家法虽然严厉，但由于我在那里伴读的时间长了，就和溥仪以及他的汉文伴读溥杰、毓崇逐渐厮熟起来；溥仪也时常叫我们到他所居住的养心殿去玩，有时甚至还在一起打闹。因此，对于那时宫廷的生活也渐渐地了解了。

清代的王府一向是竞相奢华的，可是要与宫里比起来，即使

以我这个王公子弟的眼光来看，那也不知要差多少倍了。

一走进溥仪居住的养心殿（清朝历代皇帝都住在这里），我就感到那气魄确非一般王公府第所能比拟。从表面上看，殿内的陈设虽然不多，但一应家具，诸如几案、桌椅、橱柜等，尽是由紫檀等珍贵木材制成；一色淡黄色宫缎所做的垫褥，铺陈其上。随着节令的变化，还要随时更换，如夏天用葛布、夏布，冬季换上水獭、貂皮、海龙皮。在东暖阁的南窗与炕桌上，摆着两件唐代瓷器，记得溥仪告诉我，象这样的瓷器，就是在整个宫廷里也为数不多，真是稀世之珍。东北角还摆着一个刀架，架上插着一把刀。据说这是一把“宝刀”，当年康熙皇帝出征时曾经佩带过，刀上至今还遗留着血迹。至于殿中陈设的玉器、瓷器和书画等等，那就更多了。但我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带机器的玩意儿，如大八音盒和假鸟等。鸟笼全是用金丝编织而成，鸟儿也都是用黄金做的，上面涂以各种颜色，简直与真鸟无异。把法条上好以后，悬挂于殿廊之上，登时便会众鸟齐鸣，悠扬宛转，展翅摇翎，真令人有栩栩如生之感。

宫里除了有这么多珍宝供溥仪玩赏之外，还有许多太监供他役使。只要过了乾清门，进入所谓“内廷”，简直就象到了“太监世界”。据我所知，这时清宫尽管是太监最少的时候，但仍有八、九百名之多。这些太监，除了有四百余名伺候四位太妃以外，其余都是直接或间接供溥仪驱使的。光养心殿一处，就有一百余名太监来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太监之中，地位最高的是“督领侍”张德安，二品顶带，我们都称他为“谥达”（满语），溥仪对他也比较客气。他平时只是偶尔到养心殿来问一问溥仪的生活情况，实际管理养心殿事务的太监，是大总管阮进寿，花翎二

品顶带，派头很大；他出入宫内，也跟着几个太监专门伺候他。在溥仪身边伺候的太监叫“御前太监”，大约有五十多人，都是从太监中挑选的一些年青、伶俐而又熟悉礼教的太监来充当的。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待遇也较高。另有几十名叫“殿上的”，穿的都是布衣布靴，只能在殿外听候御前太监的吩咐。我看见每逢开饭时，溥仪吩咐一声“传膳”，御前太监就照样向殿外高喊一声，殿上的太监便赶忙应一声“噫”！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上菜时，“殿上的”把菜饭送到东暖阁门外，然后再由御前太监摆到桌上，没有溥仪的吩咐，他们是不能随便进入东暖阁的。太监们见溥仪时，必须先向溥仪“打扞”，即右腿下屈，双手搭在左膝上；见毕仍须打扞，才能侧身而退。他们对溥仪连“皇上”也不敢称呼，只能呼“万岁爷”或“老爷子”。我初到宫内时，看了这些感到很奇怪，其实这不过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手段罢了。

宫内的饮食也达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我初到养心殿时，溥仪曾叫我同他一起吃饭，宫中叫“同桌”。这也是皇帝对臣下一种了不起的“殊遇”，按规矩是要叩头谢恩的，不过溥仪嫌麻烦，以后就免了。溥仪用餐是在东暖阁，每餐的饭菜，总要摆三、四张八仙桌。据说，皇帝每餐都有定制，辛亥革命后已有所削减，但菜还是有六、七十种之多。这些都是御膳房做的，另外还有四位太妃送来的二十几种精致的家常菜。米饭有三、四种，小菜有十几种，粥有五、六种。在宫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吃一看二眼观三”，大概就是形容饭菜多的意思。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尽管摆了这么多饭菜，但溥仪只是吃他面前的几样而已。后来，溥仪对这样豪华的“御膳”，也许是吃腻了，又经过朱益藩的介